

いのうえやすし

额田女王

ぬかたのおおきみ

二井上靖

陆求实译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学出版社

額田女王

ぬかたのおおきみ

いのうえやすし

〔日〕井上靖

陆求实 译

著

NUKATA NO OOKIMI

by INOUE Yasushi

Copyright © 1969 by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INOUE Yasush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7-14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额田女王/[日]井上靖著;陆求实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2

ISBN 978-7-5339-5556-4

I. ①额… II. ①井… ②陆…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2492 号

策划统筹:曹元勇

责任编辑:王青

封面设计:宋涛

责任印制:吴春娟

额田女王

[日]井上靖 著

陆求实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 230千字

印张 13.25

插页 5

版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556-4

定价 6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白 雉

1

海 神

44

有间皇子

86

月 明

128

鬼 火

190

水 城

273

近江之海

310

兵 鼓

360

白 雉

大化六年(西历六五〇年)二月,穴户(即后来的长门,位于今山口县)的国司^①向朝廷进献了一只全身纯白的野雉。据说是那年的正月九日在穴户一个叫麻山的地方捕捉到的,因为全身纯白,没有一丝杂色,非常珍贵,所以便进献给朝廷。朝廷捉摸不透这白雉的出现究竟有何寓意,于是召来熟谙这方面掌故的人询问。

作为质子^②,来自朝鲜半岛百济国的王子丰璋答:“在下查了查史书记载,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各地陆续发现多只白雉。”除此以外,王子再没有说其他话,白雉的出现到底是祲祥还是凶兆却不置半语。话说这丰璋平生小心谨慎,多余的话从

① 国司:日本古代律令制下由中央派往地方诸国主持政务的地方官员,掌管一国的行政、司法、警察和军事等,由守(主官)、介(辅官)、掾(属官)、目(秘书官)四等官员以及史生(誊写员)等组成。一般情况下,国司即专指国守。——译者注,以下同

② 质子:古时候派往别国作人质的人,多为一国的王子或诸侯之子。

来不说半句。丰璋作为人质来到日本已经有十多年了。

朝廷又向僧侣们问询。僧侣们商量之后回答道：“白雉这种东西，我等不要说从没见过，连听也从未听过。朝廷不妨恩赦天下罪人，以悦民心啊。”

这个回答也不能令朝廷满意。如果寓意吉祥，赦宥罪人也无不可，但倘若是凶兆呢，这样做岂不是反而会招来大祸？

无奈，朝廷只好再征询国内“十师”之一、被誉为高僧的道登的意见。道登曾留学高句丽，归国后担任元兴寺住持，深得朝廷的信任。

道登说：“昔日，高句丽凡建造伽蓝之际，必先物色祥瑞之地，假如看见白色的鹿出没，则即在其地造寺，并名之为‘白鹿园寺’；假如看见白色的麻雀在寺庙内踱步，国人也都会认为是吉祥之兆。此外，本朝遣往大唐的使者曾经携回一只一脚三趾的乌鸦，也被视为瑞祥之象。何况这回乃是纯白的雉啊，怎么能不是祥瑞之兆呢？”

接下来又征询国博士^①僧旻的看法。他可是大化改新^②之后，与高向史玄理一道被公认为是全国最有学问的人。

① 国博士：原为日本律令制下设立的国学教官，大化改新之后成为专设的朝廷政治顾问，是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核心人物。

② 大化改新：狭义的“大化改新”指日本在公元七世纪中叶大化年间（645—650）围绕中央集权而进行的一系列变革。始于645年的这场变革运动以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等打倒苏我氏、拥立孝德天皇为起点，逐步建立了以律令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次年发布诏书公布四项改革方针：废除私有地与私有民、集中地方行政权于朝廷、实施班田收授法、统一税制。但日本学术界对于大化改新的诏书的可信性、当时的日本建立在公民制基础之上的国家理念是否已经萌生以及改新的历史地位等等仍存在很大分歧，并未形成统一认识。

僧旻回奏道：“这绝对是大吉大祥之事，且不是轻易能遇见的吉事啊！我听说，王者恩泽遍施天下之时才会有白雉出现；另外，王者虔诚地祭神祀祖、国中食丰衣足之时，会有白雉出现；再有就是王者的德惠符合圣人之道的时候，也会有白雉出现。”

说了这样一通仍嫌不足，僧旻又援引周成王及晋武帝时的故事加以详细说明：“总之，这的确确是吉象，朝廷应该恩赦天下罪人以谢天瑞。”

如此一来，朝廷当即将白雉饲于皇园内，同时决定改年号为白雉，并实行大赦。二月十五日，朝廷当着参列的百官之面宣布了这一决定，以明日为正月元日，同一天还举行了盛大的改元仪式。

时间距皇极四年（西历六四五年）的那场政变已经五年了。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铺谋定计、于大极殿斩杀专横跋扈到了无法默忍的地步的苏我入鹿之举仿佛还近在眼前，谁料想岁月竟已过去了整整五年。

苏我入鹿的父亲虾夷在入鹿被诛的第二天自杀。随着他的死去，可以说，一时权势无两的苏我氏一族的势力也顷刻间灰飞烟灭，由荣至枯仅仅不过两天而已。

政变发生后，皇族长老之一轻皇子即位为新天皇，也就是孝德天皇。老天皇皇极天皇本想让位于政变第一功臣中大兄皇子的，但中大兄皇子与镰足商议后，却推举了轻皇子即位，自己出任皇太子。谁都明白，中大兄皇子是为了更加自在自如地甩开膀子推进改革，才选择卑栖于皇太子这个位子的。与此同

时,新天皇任命阿倍臣仓梯麻吕为左大臣,苏我仓山田臣石川麻吕为右大臣,中臣镰足为内大臣,僧旻和高向史玄理二人则为国博士。新的朝廷首脑部成立后,便接连不断地发布了一系列新的法令和制度,这些统统被视为大化改新的一部分。

政变至今的这五年间,社会陷于剧烈的震荡之中。每当一项新的法令颁布,全国为之震动,不仅仅是在中央的豪族中间产生震动,地方上的族长、百姓中也震动不小。中央豪族被任命为地方国司的,络绎不绝地前往地方赴任,但被任命为国司究竟对自己有利还是不利,谁都是心中一点也没底。被派往地方的各级官吏,则只知道测量耕地面积、造册编制户籍等等,至于做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不要说他们本人,就是地方的族长和百姓也都一无所知。虽说懵懵懂懂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却是谁都清楚的:那就是,自己正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变化,只要是被要求的事情自己就不得不尽力去完成。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好时代,也有人觉得这真是一个坏时代。

即使是佛教界,也同样被卷入这样的剧烈变化中。为了统制僧侣,任命了“十师”;为了管理寺院,甚至全国从上至下任命了无数的寺司、寺主、法头。今后将会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这一点连僧侣们也不知道。皇族及豪族们之前逢到丧事都要建造规模宏大的坟丘或石墓,现在这种盛大的葬仪风俗被禁止了。殉葬或被除等遭到禁止人们觉得还能够接受,可现在连葬仪形式都要受到干预,大多数人都认为似乎有点过头了。对墓穴也规定了六个等级。

墓穴都有等级,冠位制度自然也少不了改革,新的冠位制度规定了十九等级,朝廷各级官吏全部必须依照指定的布料和颜色制作新的冠帽以区分不同位阶,同时制定了繁多的位阶,官吏的身份高下变得一目了然。

在时代急速变迁、社会剧烈震荡之际,发生了几件大事。首先是政变发生当年,也就是大化元年的年底,国都从飞鸟迁到了难波。由于正值政变引发的社会大震荡,此次迁都理所当然遭到了大规模的抨击,几乎到处都可以听到对于迁都的非难,尤其是当时难波尚未建有宫殿,因而人们觉得没有必要将国都迁往那里。中大兄皇子和镰足则认为,新政理应从新的国都开始施行,为了使得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必须强力推行这样的措施,不过迁都仍然引发了不小的混乱。

而就在迁都引发混乱稍早的时候,政变之后从皇太子位子上退下、隐居在吉野的古人大兄皇子因为企图谋反被斩杀。古人大兄皇子是中大兄皇子同父异母的哥哥。关于这件事情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人说古人大兄皇子是受了苏我氏残余势力的挑唆,有人则说他是受那些对新政心怀不满的人挑唆,还有人认为古人大兄皇子其实何罪之有,完全是政治的牺牲品。

但随着迁都风波兴起,古人大兄皇子事件的影响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对大多数朝廷大小官吏来说,古人大兄皇子事件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远远达不到影响自己正常生活的程度,而迁都却实实在在地与自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为他们眼看就要抛却生活习惯了的家,挈妇将雏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第三件大事则是迁都之后朝廷首脑部内部发生的事情。

这件事情发生在迁都之后三年、难波作为国都各方面都渐渐趋于完备的大化五年(西历六四九年)。这一年的三月,左大臣阿倍仓梯麻吕病歿,紧接着,右大臣石川麻吕身边暗影蠢动:有人告发他意图刺杀中大兄皇子。告发者不是别人,竟是石川麻吕的亲弟弟苏我日向。

石川麻吕意识到身处险境,于是逃出难波,投奔到其长子兴志所在的飞鸟山田寺。第二天,在众多追捕者杀入寺院之前,与妻子等八人相继自刃,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因为这一事件,石川一族共有二十三人被杀,另有十五人被处流放才算了结。

这样一来,难波朝廷相继失去了左右大臣,接替他们的是巨势臣德太和大伴连长德,分别被任命为左大臣和右大臣。

石川事件在世间造成了强烈的震撼。仓梯麻吕明明是病故,照理没有任何话好说,但由于随后就发生了石川麻吕事件,于是便传出说两者之间有着某种联系。除此以外,还有人暗地里冷言冷语地暗示道,虽然两人的死之间没有关联,但是仓梯麻吕之死使得左大臣的位子空缺,干脆右大臣的位子也空出来岂不是更称人心意?更有人绘声绘色地表示,仓梯麻吕和石川麻吕二人一向对新政抱有反感,其证据就是,这两人都坚决不肯戴新冠,一直戴着旧冠出入朝廷,想来早晚会跳出来反对新首脑部的。尽管大家心里都清楚,但中大兄皇子和镰足一时难以下手,而仓梯麻吕的突然去世正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自然要动手除掉石川麻吕了。

事实上,这次事件的真相谁都不清楚。仓梯麻吕和石川麻吕二人执着于旧冠不肯在朝堂上戴新冠是事实。大化改新

之后,左右大臣的地位下降,权力受到大幅度削减,考虑到这个因素,二人对于新首脑部的做法心里有些想不通也不是不可能。

另一方面,中大兄皇子的妃子苏我造媛是石川麻吕的女儿,换言之,石川麻吕是自己的岳父大人,除非有天大的事情,否则他绝不会轻易对石川麻吕刀兵相向的。如此想来,就只能认为石川麻吕的确有叛心。但不管怎样,此次事件对于中大兄皇子而言,不能不说也受到极大的伤害,因为苏我造媛妃受父亲之死的刺激,竟抛下两个皇女和才生下不久的年幼皇子,一命呜呼撒手人寰了。

总之,石川麻吕事件是个令人痛心的事件。事情还不止于此。当事件稍稍平静下来之后,朝廷宣称,经查石川麻吕并无叛心,于是告密者苏我日向被左迁为大宰府。处置一经公布,人们即使不信也只得信了,不过心里却总残存着一丝难以拂去的东西。

从最终结果来看,大化改新后最后残余的旧势力,经过此次事件彻底从新首脑部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尤其是石川麻吕之死以及苏我日向的左迁,使得苏我氏一族最后仅存的一点根芽也被拔除得干干净净。

石川麻吕事件过去之后,坊间还流传起了另一个蜚语,大意是说,政变之前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死于苏我入鹿之手,其实中大兄皇子与这一事件也有干系。关于这一事件,之前不管是谁都只是单纯地认为,入鹿为了将流淌有苏我氏血统的古人大兄皇子推上太子之位,就必须将当时最有力的候任者山

背大兄王除掉，故而入鹿铤而走险付诸行动，在斑鸠宫^①攻袭了山背大兄王。

然而现在，中大兄皇子竟然也莫名地被卷入其中，事件虽已过去了数年，但还是有人认为即使中大兄皇子没有示意入鹿动手，但他也没有采取措施防患于未然，等于是坐视不救，间接害死了山背大兄王。之后，中大兄皇子利用世人对苏我一族的反感，突然出手，诛杀入鹿，毅然发动了政变。尽管没有一个人对这种流言蜚语往心里去，但流言还是在四处流布。

大凡听者心里都在寻思：或许中大兄皇子不小心在什么地方确犯了点小疏忽吧。人们这么想，但是却始终不明真相。山背大兄王也好，苏我父子也好，古人大兄皇子也好，所有牵涉进事件漩涡中的当事人，如今一个个都死于非命，不可能开口了。

这样的蜚语背后，反映出石川麻吕事件后，世间对于中大兄皇子的看法，和过去相比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急转。虽说散布流言者无疑是对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的新政抱有不满意的人，但是流言得以流布，则说明了当时的社会正处于一个人心非常不稳的时代。

地方向朝廷进献白雉，正是这类流言和无端猜测大肆横行的时期，距离石川麻吕事件发生恰好整一年。

二月十五日，庆祝白雉进献及改元仪式盛大举行。虽说从

① 斑鸠宫：位于今奈良县北部的生驹郡斑鸠町，圣德太子在此建有太子宫殿，现存法隆寺据说即其宫殿旧址的一部分。

节气上已进入春天,但是两三天前起气温骤然回落,刺骨的冷风劲烈地穿过国都的大小道路。

这天,离预定举行仪式的时刻午前十点还有四分之一时辰,皇城门外,左右大臣及以下百官以及众多兵勇已经分成四列,整整齐齐地列队等候了。左大臣巨势臣德太和右大臣大伴连长德二人心想,自己理应在皇城内侍立在天皇身边,一同迎接白雉到来的,但是这天却没被允许。二人正想入城门,被城门守卫拦住了:“请两位大人在外稍候!”话虽客气得体,但态度却是不容违抗的强硬。二人官拜左右大臣时日尚浅,还以为像这种仪式大概就是这个规矩哩。

时刻一到,天皇的御前侍臣粟田臣饭虫等一行人护卫着载有白雉的轿子过来了。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多人,队伍排了长长一列,轿子在队伍的最后,等轿子通过总共花了好长时间。巨势大臣以为轮到自己为轿子先导了,待那轿子刚到面前便迈步上前去,结果护卫轿子的一名侍臣冲他说道:“请随轿子进城。”左右大臣二人只好跟在轿子后面,从紫门入得皇城。二人身后是百官相随,百济王子丰璋、来自高句丽的御医毛治、来自新罗的侍学士等人的身影也在队列中。

载有白雉的轿子来到紫门与御殿之间开阔的中庭,停了下来。饭虫等侍臣朝着轿子鞠了一躬,随后转身离开,紧接着,皇别氏族^①中的三国公麻吕、猪名公高见、三轮君瓮穗、纪臣乎麻

① 皇别氏族:日本古代氏族来源之一,是对由皇族降为臣籍的家族的称呼,与神别、诸番同为“三体”。

吕岐太四人上前,接替侍臣抬起轿子向御殿前进。

被接替的侍臣走到巨势和大伴面前说道:“请吧!”

左右二大臣意识到接下来才轮到自己登场,于是连忙向轿子的方向赶上几步,将手搭在前面的轿杠上,轿子后面则是三国公麻吕等人。

轿子被抬至玉座前。孝德天皇招呼中大兄皇子一同上前朝轿子里面张望。天皇见了白雉甚觉新奇,中大兄则只是摆摆样子礼节性地看了看,便转身朝着玉座恭敬地颌首致谢,随后回到自己的座位。

左大臣巨势臣德太迅即进入自己的角色:负责致辞表示祝贺。至于贺词内容,是两天前镰足送来的已经写好的。

老拙谨代表公卿百官,在此颂祝:主上以明德治天下,故天降瑞祥、白雉西现,可喜可贺!……愿主上垂统千秋,万代永治大八岛。我等公卿百官黎民百姓唯竭诚忠君,以报主上之恩德!

致辞完毕,左大臣对着玉座行再拜之礼,然后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接下来是宣敕。

闻道天子高德,白雉现于世,昔周成王之世、汉明帝之时,白雉屡现,本皇既无其德而今白雉降祥于世,实赖诸位公卿、臣、连、伴造、国造等忠诚事天方得此吉

象，今后尔等尤当敬神祇、洁吾身，共期天下繁荣。

再接下来是宣读诏书、布告天下：为庆祝白雉现世，即日实行大赦，并改年号为“白雉”。同时，对进献白雉的穴户国司草壁连丑经给予晋位加禄，以示褒赏。

仪式的时间并不长。午后，还在皇居内为公卿百官举办了祝贺宴。参加祝宴的每个人都来到中庭一隅的轿子前，观觑轿内的白雉，随后颌首微笑着，回到宴席上。从早晨起就刮得非常猛烈的狂风，此时仍未停歇，参加宴席的人全都不约而同地被冻得鼻头通红，嘴唇发紫，浑身不住地打着哆嗦。

第三天，白雉被置于中庭，供人从紧邻中庭的一间屋子外的廊檐上观赏。这天前来观赏的，除了数名朝廷高官，其余的都是皇族。天皇因患伤风没能出席，中大兄皇子坐上了主座。

中大兄皇子向中庭的白雉望去。从只能在中庭里一个劲地踱步却腾飞不起来的白雉身上，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美秀之处。恰好此时，白雉停下脚步来，支棱起脑袋，朝四下环视着。中大兄觉得白雉的这个动作，暴露出了它非常不安、时刻战战兢兢。

之前的山背大兄王走起路来好像也是这副样子。不光是山背大兄王，古人大兄皇子也一样。猛地，中大兄发觉自己不知怎么联想起了山背大兄王和古人大兄皇子，于是赶忙强使自己岔开去。他不愿去想这两个人。

这时候，孝德妃间人皇后在一群侍女的簇拥下出现在廊檐一端。发现皇后驾到，人群间顿时发出一阵轻微的骚动，走下廊

檐的人立在原地颌首致意，站在廊檐上的屈身施礼。

“真是全身纯白的呢。”

间人皇后启口说道，声音又轻又脆。皇后是中大兄的妹妹，比二十五岁的中大兄小四岁，芳龄二十一。间人皇后似乎注意到了中大兄皇兄在场，她随即从廊檐走入屋子。

“我今天没有受到邀请。”

间人皇后用低低的声音说道，一旁的人几乎觉察不到她是在和中大兄皇子说话。容貌秀丽、身材窈窕的皇后向来如此，而且说话时脸孔也并没有转向中大兄，视线完全盯着另一个方向，因此从第三者的角度，还以为皇后是在自言自语。

“这白雉一点也不美。”

“但是极其珍稀，听说是国之瑞祥啊。”

“是的，或许真是瑞祥吧。”

“你对什么事情都怀疑，”皇后说道，“除了自己的能力。”

“如果连自己的能力都信不过，那还能做什么？”

间人皇后无声地站起身来，她自始至终都没有朝皇兄的方向瞥上一眼。数名侍女迅即起身，像一团漩涡似的尾随在后，消失在廊檐尽头。

间人皇后对皇兄的感情是众所周知的。父亲舒明天皇去世时她才十二岁，自那以后，她就将对于父亲的爱全部转移到了皇兄身上，不管什么事情，她都唯皇兄的话是从。大化元年她十六岁，这年她成为了时年五十岁的孝德天皇的妃子，坊间纷纷猜测，这也是中大兄皇子的主意，所以才促成皇女下此决心。

镰足坐在靠近廊檐的地方，注视着白雉的一举一动。瑞祥、